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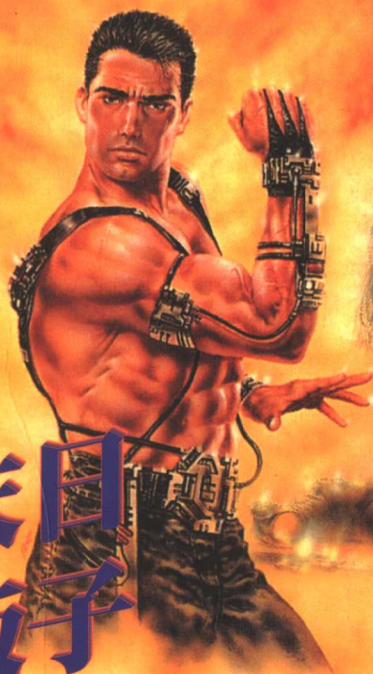
奇侠司马洛

冯嘉 著

2

享有城市猎人之称的奇侠司马洛
系列故事堂堂登场。

他活龙活现，不但身手不凡，
更是罪恶的剋星。



蛇煞夜霸王
火蛇夜霸王末日子
灵魂贩子

目 录

夜 煞 (1)

煞，传说中是个凶神；现在所出现的这个煞星，不但凶恶，还罩上一层神秘色彩。

这个凶恶的煞星是一个巫师，他承师自黑巫术派，且能呼风唤雨，他所到的地方，必有灾祸产生。

霹雳枪与他的拍档被雇到一荒芜的村落对付夜煞，但行动未展开已遭冷枪，致命的一枪竟是死者练靶时所放的，子弹能折返杀人？

奇侠司马洛遇到霹雳枪，也闻说夜煞以巫术惑人而达至他的吞并目的，还掌握了很多大城市的经济命脉，对繁华城市的经济已能做到翻云覆雨的地步。

对于巫术，司马洛抱有怀疑，他深信夜煞以巫术掩人耳目，内里必有阴谋，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投向与夜煞敌对的一方……一场邪正黑白的恐怖神奇大斗法正在展开。紧张、刺激，计中有计，结局令人拍案惊奇！

火 蛇 (145)

一个野心家要利用厉害武器作为他捣乱的工具，因此收买研究国防武器的一名科学家史特加，提供有关“火蛇”的资料，但史特加却被烧成灰烬，只剩下牙齿。其实他早已被发觉行踪有异，而且由莫先生的组织秘密调查，但担任此行动的人员亦同时被烧死。

司马洛接手这任务，他奇怪野心家为何会将有利利用价值的史特加杀掉，而且用如此诡异的方式？司马洛为了要洞悉真相，作出抽丝剥茧的调查，却知道野心家已潜入了国防的军事武器研究所，威胁着另一名科学家交出“火蛇”这武器。此际刻不容缓，司马洛他们如何进行拯救？

霸王末日 (275)

黑社会头子，有霸王之称的一代枭雄，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！

尽管霸王的势力无边，财产无限，也挽救不了他的生命。死亡濒临，他既无亲人，也无知己，不但无人分担他的痛苦，反而要封锁其病危的消息，以防其他黑帮乘机吞灭，又须防其手下反叛、夺权，忧心重重。

而且在他有生之年，尚有一件重大的未了心愿——找寻他的一对儿女。他们在幼时被送至孤儿院，五十年来毫无所踪，霸王竟将找寻他们的任务托予他的敌人——司马洛。奇在司马洛竟也受他所托，且甘冒重重波折及惊险去做这件事，什么原因？结果又如何？

灵魂贩子 (379)

汤逊大师是以能替人招魂作幌子而到处行骗。一名富有的人慕名求教，结果被他骗去五千万予一个“施受基金会”。后来富人知道受骗，并发觉该基金会似乎是一个邪教组织，于是委托奇侠司马洛侦查汤逊的底子。

司马洛深入调查，发现邪教组织传教士胡特极为可疑；在多番追查下，始知胡特并非传教士那么简单，至此事件更为复杂。且看司马洛如何找出罪魁祸首！

夜

煞

夜煞杀人 手法离奇

那个男人，一副威武的样子。

他的上装已经脱了下来，露出了他的武器，那就是一把手枪，枪插在一只枪袋里，而枪袋就挂在腋下，因此他脱了上装，就可以看见手枪了。

而他还作出一副威武的样子。

他在镜子前面作出一个紧张的样子，忽然以快速的手势把枪一拔拔了出来，对着镜中的自己。

他的同伴说：“哎！别来这一套吧！”

他有一个同伴正躺在这房间的床上，看着一份报纸。

这个威武的人又把枪插回了枪袋中。

他再作了一下姿势，又闪电般把枪拔出来，指着镜中的自己。

他的同伴说：“我除了在西部的电影中之外，还未看见过有人需要比赛拔枪快的；通常是有枪的人就赢，没有枪的人就输。”

那个威武的人说：“假如有枪碰着有枪的呢？”

他又来了一下快速拔枪。

“那就会动拳头先把对方打倒！”他的同伴说：“不论你拔枪多快，都是不及拳头快的。”

那威武的人说：“假如距离很远呢？”

“这个——一个好手是早知对手有没有枪的。”

“假如大家都是好手呢？”

他的同伴有些不耐烦了：“总之我就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，而且，放枪也不是一只手，要两只手执住伸直，一只手通常不够稳，枪会跳。”

那威武的人说：“你看你的报纸，我玩的枪，我又不是吵着你。”

“我们以枪为生的人是不玩枪的，”他的同伴说：“玩得多了，就提高了走火的机会，你很容易伤害自己，而我同你共处一室，也是很容易被你所伤的。”

这同伴讲了许多话，还是以这一句最言之成理。

那个威武的人还是继续他的威武动作。

他又把枪插回去了，又作势。

他的同伴说：“老天！别玩好不好？越是手快越容易走火。”

那人还是很快的把手枪拔出来，向镜中的自己一指。

这时，枪声就响了，镜子碎掉。

那人整个向后跌回去，仰躺在床上；额上有个枪弹洞，好像添了一只眼睛。

他的同伴叫起来道：“我早对你讲了，你会射中自己——”

这话没讲完就停了，人亦呆在那里。

他忽然觉得不对，因为人对着镜子放枪，是不会射中自己的，只会把镜子射破。

镜中的人只是一个反影，不是真实的，镜中的反影不可能射出枪弹来。

但是，现在这个人却是给镜中的反影射中了。

他的同伴匆匆把他检验一下，发觉他已死了。

这个同伴，就愕在那里，看着那碎掉了的镜子。

夜风吹动窗帘，使窗帘飘扬了一下。

这奇怪的事情，发生在夜间，是特别令人不安的。

帘子又动了一下，窗外似乎有些声音。

这人立即把他的枪拔出来，对着窗口。他的枪也是插在枪袋里的，不过枪袋则是挂在椅背上。

他喝道：“谁在那里？”

窗外传来一声怪叫，他连忙打了一个滚躲到床的另一边，并且扭灯掣使灯熄了。

没有什么反应，那一声怪叫，可能是一只野狗或者野猫之类。这里是一个很荒僻的地方，这种东西是经常出现的。

灯熄了，并没有使这人觉得安全一些，因为他并不是在和什么人枪战，他是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，这种事情是在黑暗中更令人感到恐惧。

于是他又把灯燃亮。

他看见了他那个死去的同伴，仍是躺在床上，眼睛大大地睁着，额上那个子弹洞口只流了很少很少的血。

“老天！”这人说：“我不能够留在这屋子里。”

他终于毅然作出决定。

他把死者身上的钱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，这些东西，死人是用不着的。

他把重要的东西放入他带来的那只小行李箱内，拿着箱子和灯走到门口。

这灯只是一盏煤油灯。

他在门口望望外面四周，没有什么人。这个荒凉的地方，什么人也没有，屋子的旁边只有他们开来的车子。

他把灯向屋内一丢，灯就破了，灯油也倒了出来，开始着火燃烧。

这个人登上车子，开车离去。

他开了一段路再回头看看，屋子已经全间在着火了。

他喃喃着说：“再见！老朋友！”

这是对朋友的唯一解决方法，因为这里是离开市区很远的地方，他找不到人来处理，而他也不便带着一具尸体走路。这里是没有报警这回事的，他也不见得是那种愿意报警的人；带着枪的人，是不喜欢与警方有什么联络的。

他的车子远去了，屋子继续燃烧，这是一间简陋的屋子，大部分都是用木作为材料，所以烧得很旺，这间屋子根本没有主人，这里有许多屋子都没有人住，只要找一间住进去就行了；也因此，没有人反对屋子被烧掉。

这也算是火葬。

这里有许多屋子都被放弃了，显然是有原因的——这里原来会发生怪事。

※ ※ ※

第二天早上，屋子已经剩下了一堆废物，木头完全烧掉了，只是有屋的地基仍存，那是用泥石砌的；那些是烧不掉的东西，不过也是已经烧到又焦又裂了。

有一部汽车在晨曦驶来了，车子在屋子的废堆旁边停下，一个英俊而高大的人从车上下来，走进废堆中，拿起一根烧剩的铁枝撩拨了一阵，但随即就回到车上，把车子开动了。

他的车子直向山坡驶上去，离开了那条泥路，到了一座小树林，就从车上下来，走入林中。

他在一棵树下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下来吧！我早就看见你了。”没有反应。

他说：“你还是下来吧，你在树上，我不走，你就逃不掉；我又不是来杀你。”

上面的树枝动了一阵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从树上爬下来了。

他有深色的皮肤，那是因为多晒太阳的缘故，他显然是住在这个地区的。

他怀着戒心地看着这个来人，说：“你不是来杀我的？”

“为什么我要杀一个孩子呢？”

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孩子问。

“我想问你一些事情，我叫司马洛，你有名字吗？”

“我叫阿宝。”孩子说。

“阿宝！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可以问你一些事情吗？”

“看看是什么事情吧。”阿宝说。

“你是住在这附近的吗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很远。”阿宝说。

很可能他并不是住得很远，只是他要保护自己的家。

司马洛微笑道：“很远即是多远？”

“要几天路程啊！”阿宝说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步行可能要走几天，我有车，很快就可以到达了。”

“我的家是车子开不到的。”阿宝说。

“我不是要到你的家去，”司马洛说：“算了吧！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玩。”阿宝说。

“你不是在玩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是在看那间烧掉了的屋子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阿宝问：“你怎么可能看见我在树上呢？”

司马洛说：“我有望远镜。”

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”阿宝说：“你没有用过望远镜。”

司马洛又微笑起来：“你是一个很小心的人，你躲在树上，但是我比你更小心，我在接近这之前已经先用望远镜看清楚了周围的一切；那时你还没有看见我，我已经看见你了。”

“哦！”阿宝说着，不由得佩服。

司马洛说：“我想问你那间屋子的事，那里刚刚被烧掉了，我想找住在屋子里的两个人；你知道这两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吗？”

阿宝的眼睛闪动着，不出声。

司马洛说：“其中一个已经死了，他的尸体给烧剩了骨头，但他的头骨上有一个子弹洞；那间屋子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死了，那另一个人呢？”

“不是我杀的。”阿宝忙说。

“我也不认为是你杀的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阿宝说。

“那你在这里看什么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我是在这里玩的。”阿宝说。

“不要对我说谎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已经看了你很久，你是在看，你是在等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不能告诉你什么。”阿宝显得慌张起来了。

“我现在也不是要逼你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是想知道，那两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死了，是有人杀死了他。你在等什么，我可以不管，不过似乎你的事情与我的事情有关，而这两个人之中死了一个人，你也可能有危险。”

阿宝看了他一阵，说道：“你既然是他们的朋友，那么其中一个走了，他不会和你联络吗？”

司马洛说：“我并没有说他们是朋友，我只要在找他们调查一件事。”

“要调查什么呢？”阿宝问。

“假如我告诉你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就也要告诉我你的秘密了？”

这似乎又非阿宝所愿，于是阿宝不问了，他说：“剩下来的一个，昨天晚上开车走了。”

“发生了什么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剩下来的一个放火把屋子烧掉。”阿宝说。

“你昨夜已经在这里看着了？”司马洛说。

阿宝不能够否认，他就只好不出声了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看到了什么吗？”

“我望不进屋子里，”阿宝说：“那个走了的人，一定是杀死了留下的一个。”

“他们不会这样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他们是好朋友。”

“我听见枪声，”阿宝说：“你说留下的一个是中枪的，但只有他们两个在屋中。”

“他们不会自相残杀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一定是有第三者开枪的。”

“我没有见到第三者，”阿宝说：“他们是两个人在里面，没有第三个人，我听见枪声，没有第三者离开。你可以看到车子的轮印，你可以跟着轮印找到那个逃走的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但是轮印只在泥地上可以见到，公路上的路面是硬的，不会留下轮印的。”

“那么，”阿宝说：“你就不能够找到这个人了吗？”

“我还是能的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不过只是麻烦一些，我先要知道他们在这里做了些什么。”

“他们没有做什么，”阿宝说：“两个人是白天来的，晚间只得一个人走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你一直在看着他们，为什么呢？”

阿宝这时还是不出声。

“好吧！”司马洛说：“我不问好了，谢谢你！”

他转身出林，走向自己的车子。

阿宝忽然说：“波波巴唷！”

“什么？”司马洛转头看着他，皱眉问道。

“没有什么。”阿宝说。

司马洛走到车子旁，把车子开动，就离开了那个地方。

他的车子沿着泥路行了一阵，又看见阿宝在前面出现。

他开车是比阿宝步行快得多的，但是阿宝在他的前面出现，仍是不使他感到意外，那是因为车子所行的路是甚为曲折的，要兜一个大圈，阿宝只要跑得快，走直线，就可以比他先到。

司马洛在他的旁边停了下来。

阿宝说：“你是不是叫霹雳枪？”

司马洛说：“你上车吧！”

他打开车门，让阿宝坐上了车子。一个小孩坐到座位上，人就矮了一截，因此阿宝就跪了起来，以方便看到前头。司马洛又把车开动了。

阿宝说：“你就是霹雳枪吗？”

“我已经对你讲过我叫什么名字。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并不是说谎的。”

阿宝说：“霹雳枪是一个外号。”

“我没有这样的外号，”司马洛说：“那两个住在那间屋子的人，其中一个应该就是霹雳枪。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呢？”

阿宝形容了他们的样子。

司马洛说：“走的那个就是霹雳枪，留下来的死者就是他的助手。”

“但是……死的那个样子更……更威武呀！”阿宝说。

“这种人不是有姿势就行的，”司马洛说：“外表弄得古灵精怪，装腔作势的人，往往是材料较少的人；因为，假如是真材实料的，就不必在外表伪装了。”

阿宝说：“霹雳枪把他的助手杀死了，然后放火烧屋逃走了！”

司马洛说：“霹雳他不会杀他这个助手，更加不会从远远跑到这里来杀死他的助手。”

“也许他们吵架呢？”阿宝问。

“他们是常常吵架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但是他们不会互杀，他们在一起已经很久——以前不会这样的，现在也是不会这样做。”

阿宝叹息道：“霹雳枪这样大的名气，却就这样给吓走了！”

“为什么你说他是给吓走了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你说不是他杀死他的助手，”阿宝说：“又没有别人进过那间屋子，那一定是有一些古怪。而且他走的时候，样子也的确是显得很害怕的。”

司马洛沉默起来。

阿宝说：“你是认识霹雳枪的？”

“我认识他们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你是来向他们寻仇的吗？”阿宝问。

“又不是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只是要找到他们，向他们问清楚一些事情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我的事情似乎与你很有关系。你好像是在等着这个霹雳枪，但是你又不认识他。”

阿宝又不出声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用不着回答我。现在，我送你回去，还是在这里把你放下呢？我要找的人是霹雳枪，他已经回到市区，我就回去找他。”

“你可以带我去吗？”阿宝问。

“为什么要带你去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我也是要找霹雳枪。”阿宝说。

“哦！”司马洛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阿宝说：“我有些事情要跟他谈谈的。”

“我不大明白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他来的时候，你只是偷看他而没有跟他谈什么，他走了，你又说要找他？”

“我想不到他就是霹雳枪。”阿宝说。

“你认为霹雳枪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你可以带我去吗？”阿宝问他。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司马洛的问题。

司马洛说：“不能！”

“你需要什么代价呢？”阿宝问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讲话的语气不像一个孩子，但你却是一个小孩子；我能够在未得你的家长同意之前就带着你到处乱跑的，我必须先问准你的家长。”

“我没有家长。”阿宝说。

“你一个人怎能活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我能活！”阿宝说：“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，我在这里能活，但到了城市，我反而不懂得怎样过活。”

“你怎会只有一个人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阿宝又不出声了。

司马洛停车，说：“好了！你就在这里下车。”

他的车子虽然是行驶了一大段路，其实却是并没有开到什么地方去，只是在兜圈子，现在车子又已经回到原来的地方了。

阿宝只好打开车门下车。

司马洛又要开车，阿宝说：“好吧！好吧！”

“好什么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我告诉你好了。”阿宝说。

“我并没有问你什么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我的姐姐去找了霹雳枪，”阿宝说：“但是她并没有与他一起回来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人就是霹雳枪；现在，我就担心我的姐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”

司马洛皱眉看着他：“是你姐姐把他们请来的？”

阿宝点点头。

司马洛说：“为了什么呢？”

阿宝说：“你带我去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司马洛一伸手，就拿起了一把枪来。阿宝在车中时是看不见有枪，乃是因为枪是藏在车门的暗格里的。

这是一把非常犀利的武器，枪身短却可以射长程，亦有机关枪的威力，

可以一分钟发射上百的枪弹。即使阿宝不知道这枪的厉害，他也知道是枪，他一时间就僵住了。

司马洛说：“我要杀你用不着开枪，我是奇怪那边有什么正在燃烧。”

阿宝回头望望，看见远处有烟正在升起。

他焦急地叫道：“这是我的家！”他立即向烟升起的地方跑。

司马洛开车追上了，叫道：“你的家，可以开车到达的吗？”阿宝打开车门上了车。

司马洛又开动车子，阿宝指路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家里有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阿宝说。

司马洛说：“那么，你有必要要回去吗？是烧，就应该一切都烧掉，你现在回去也是太迟了。”

阿宝迟疑着。

司马洛说：“当然，我这样想，只是假设有人会企图对你不利的，假如你认为是安全的话，那就应该回去看看，若你都认为是有人对你不利的，现在赶回去，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”

阿宝说：“在那里停车吧！你有望远镜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司马洛说。

他就在阿宝所指的地方停车。阿宝既然接受了他的假设，那么很明显地，他也是认为自己是危险的。

他所指的乃是山坡上面的一个地方，司马洛在那里停了车。他们可以在那山坡上居高临下，望得很远。

停车的地方差一点到达山岗的顶点，他们下车走了一段路，就到达山岗顶了。

司马洛在这里，就远远可以看到，有一间屋子正在着火焚烧，烟就是从那里升起来，袅袅的升上天空去。

他用望远镜望过去，就可以看得更清楚。

阿宝也是伏在一块大石上望过去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有贵重东西在屋里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阿宝说。

“那么为什么有人要放火烧你的屋子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阿宝不发声。

司马洛的望远镜早已离开了屋子，向周围的荒野视察。阿宝的屋子那里

是不会有危险的，危险是在周围，他要看到的是有什么人埋伏在附近。

司马洛虽然是在城市中生活，但是他对荒野发生的事情也是甚有经验，因此他是知道应该注意什么地方的。

司马洛把望远镜交给阿宝，说道：“我看不到有什么不妥，你自己看吧。”

“我不会用望远镜。”阿宝说：“但我也是看不到有人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你还要不要回去呢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阿宝说：“回去也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何必回去呢？”

司马洛仍然是继续用望远镜望着，一面又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谁要烧你的屋子？”

“这是警告，”阿宝说：“是夜煞的警告。”

“我以为夜煞是夜间才出现的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他的手下却可以在日间做事。”阿宝说。

司马洛放下望远镜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为什么呢？你对夜煞知道一些什么？”

阿宝说：“你也是来找他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听说霹雳枪是到这里来找夜煞的，我就跟他来了；但是霹雳枪现在又走了。原来他是你姐姐找来的。”

阿宝说：“你跟夜煞有什么过不去吗？”

司马洛说：“假如我是夜煞的朋友，那我早就已经找到他了。”

阿宝又不出声了，只是看着他那正在燃烧的屋子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的姐姐去请霹雳枪，霹雳枪是一个杀手，你们莫非是请霹雳枪来杀人的？”

“是的！”阿宝说：“我的姐姐是找霹雳枪来杀夜煞的，但是看来霹雳枪只是名气大，本领却不那么大。”

“你知道夜煞是在这里吗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他也许在这里，也许不在这里，”阿宝说：“但是他总会回来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你要杀他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他杀过很多人，”阿宝说：“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”司马洛说：“这就是我要来的原因。我听到霹雳枪是来这里找夜煞的，我也跟着来了；但是看来我似乎是来迟了一些。但是，你还没有说为什么你要杀他。”

“我们本来不只两个人，”阿宝说：“我是有两个哥哥的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屋后那两个坟墓？”

“是的！”阿宝说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但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是巫术之家。”阿宝说。

“夜煞也是使用巫术杀人的！”司马洛说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你们是为了这方面的声誉而在互相竞争吗？”

“不是！”阿宝说：“是因为我们知道夜煞的巫术是假的，我们的才是真的。”

“真的巫术，却斗不过假的吗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巫术并不是用来杀人的！”阿宝说：“也不容易用来杀人。我们……这只是一宗宗教，我们是可能揭发他秘密的人，他就把我的两个哥哥先杀掉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司马洛说：“但是你的两个哥哥……巫术也不能够保护自己吗？”

“夜煞不是不懂巫术，”阿宝说：“他是懂得一些的，但他那些是黑巫术，我们这些是白巫术，这两者的分别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“照我所知，黑巫术是邪的，白巫术是正的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对呀！”阿宝说：“我们的白巫术不是用以杀人的，只是用以保护自己，我们不害人，就很多时候有弱点可乘；而且，夜煞是把我的两个哥哥枪杀的，这种情形，我们就不容易抵抗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为什么他又留下你和你的姐姐呢？”

“当时我们不在家，”阿宝说：“而且，也许他认为把我的两个哥哥杀掉就已经够了；他要杀我们，也不是那么容易，我们已经有防范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既然我能找到你，那末他就应该能找得到你的。”

“我是有意给你找到，”阿宝说：“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来意。”

“假如我真是来杀你的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你不像。”阿宝说。

司马洛却觉得他这句话是说谎的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懂得巫术吗？”

“完全不懂。”阿宝说。

司马洛又觉得他是在说谎；他可以说他懂得一些，事实上一定应该懂得一些，说完全不懂，那就是说谎了。

司马洛接着又说：“怎么夜煞会在这个地方与你们有怨呢？”

“他本来就是这里的人，”阿宝说：“他的家族与我们的家族是不和的。”

“唔！”司马洛说：“与夜煞做敌人，这并不是聪明人之举。”

“这不是我们的选择，”阿宝说：“这是家族的事情；他总是把我们看作是眼中钉，终于，他便把我的两个哥哥杀掉了。”

他这里的情形大致就是这样的，夜煞的家乡也是在这里，夜煞在外间扬名起来，就不想人家知道他的底子，他就用这个藉口把阿宝的两个哥哥杀掉了，留下了阿宝。阿宝的姐姐不是住在这里的，她在外间谋生，她回来知道了这件事，便出去把霹雳枪找来。这件事是不能够证明的，而且即使能够证明，在这里也没有人主持公道，这种事情就只有自己来解决。

司马洛说：“现在很简单了，你不需要霹雳枪，有我在这里。”

“但是我的姐姐呢？”阿宝说。

“唔——”司马洛说：“难道你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回来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阿宝说：“不过既然她没有回来，她很可能是有危险了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我们先在这里解决了夜煞的事不行吗？”

“我姐姐的安全要紧，”阿宝说：“假如你是愿意帮我的，你就先帮我到外面去弄清楚我姐姐究竟是遭遇了什么。我很担心。”

“好吧！”司马洛同意地说。

“而且，”阿宝说：“找夜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他在不在这里，就是知道他在这里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把他找出来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他不是有一个家族的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阿宝说：“但又可不是全部人都跟着他；有一些是好人，亦有一些其他的外人加入，受了他的感染而变坏了。我现在还是不很清楚，我只是知道，那些帮助我把我的两个哥哥埋葬的人就是好人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那你找来了霹雳枪，你又认为霹雳枪能够怎样帮你呢？”

“我还以为霹雳枪是一个好手，”阿宝说：“原来并不是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霹雳枪的助手死了，你以为是霹雳枪杀的？”

“你说不会是他杀，”阿宝说：“那么就是夜煞做了。夜煞杀其中一人，把霹雳枪也吓走了。”

“你说你没有看见有第三个人进过那屋子，”司马洛说：“夜煞又怎会杀人呢？”

“他是有很多古怪的方法的，”阿宝说：“尤其是在夜间。”

“巫术吗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他的巫术是骗人的，”阿宝说：“他只是用诡计，这个人有很多诡计。”

“例如什么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这个要问霹雳枪才知道了。”阿宝说。

“夜煞是只在夜间出动的，”司马洛说：“照我所知的是如此，他却是在日间把你的屋子烧掉。”

“他自己在夜间出动，”阿宝说：“他的手下可以在日间做事。”

“唔！”司马洛说：“这样看来，霹雳枪也的确要是个一流好手才能办到这件事。”

“他是那么好吗？”阿宝说。

“起码他有胆量来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但他还是给吓走了。”阿宝说。

司马洛说：“刚才，你在早一些的时候对我叫喊了一句话，我听不懂的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那是一句暗语，”阿宝说：“霹雳枪会明白，我还以为你是他。”

※ ※ ※

司马洛开着车子不出声。

阿宝也不出声，他靠在座位上。

车子沿路飞驰，司马洛不断看表。

后来他说：“我们还是要在荒山过一夜方能回到城市去的。我们可以白天睡觉，晚上再开车，也可以现在尽量多行驶，晚间停车睡觉。你认为那一种做法好些呢？很可惜你是不会开车的，否则我们轮流开车，就没问题了。”

“再行两个钟头我们才睡觉，”阿宝说：“晚间睡觉不大好。”

于是司马洛继续开车。

行车两个小时，是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，他可以看得到没有车子跟着来。假如有人要暗算他们就要在前头，但暗算他们的人如何到前头去呢？除非前头已经有人，而这些人又是有无线电联络的。但是阿宝对这个地方很熟，他所说的应该没有错。

后来，阿宝说：“我们在那里停一停吧。”

阿宝所指的乃是一处山坡上。

司马洛说：“那里有一间屋子，不好吗？”

这里间中会见到一间空屋，而这山坡下就有一间空屋。

阿宝说：“这里的屋子不好，在屋子里容易设陷阱；我们找一块山坡停

下来，就不可能有陷阱。屋子可以预料人会进去，但是山坡到处都是，不能预测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你讲话像个老人。”

“我从小就要自己保护自己，”阿宝说：“这些事情我懂得，但是亦有许多事情我不懂。”

“有到过城市去吗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不是去得很多次，”阿宝说：“都是哥哥或姐姐带我进城去买东西。”

司马洛把车子开上山坡，在林中停了下来。

这里可是一个相当好的地方，有一丛树林掩护他们，但是这丛林又有如一个荒岛，并不是与其他地方的树林连接，别人是不能通过树林来暗算他们，而他们可以从中望出去，很容易看到有没有人接近。

司马洛从车上下来，阿宝也下来了，他说：“我们不要睡在接近车子的地方。”

“你要吃东西吗？”司马洛问。

阿宝点点头。

司马洛打开车尾的行李箱，里面有干粮及罐头食物和水；他知道，来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准备食物的，所以就准备好才来了。

他与阿宝饱餐一顿之后，便分开在树林两边边缘的地方躺下来休息。

这里不容易受到他人的偷袭，他们远远就可以看到有人来。

虽然睡着了之后就看不到，却可以听到。阿宝提议他们躺下来时一只耳朵贴在地面，地面是很传声的，假如有人走来，即使脚步很轻都可以听到，而且相隔很远都可以听到。

司马洛本来也是有这样的打算，既然阿宝有此提议就正好了，他用不着为阿宝担心。

阿宝与他既然分开两面，就没有机会谈话了。

司马洛躺在草地上，想着这件事情的开始。

正如他所说，他就是来寻找那个夜煞的。

夜煞在外面的城市中杀死了很多人，都是使用非常离奇的手法，使人不能够肯定死者是否被谋杀的。不过传说则很盛，很可能是夜煞自己传开去的。说夜煞用的是巫术。

这些死者之中有一个是司马洛的朋友。

夜煞之所以称为夜煞，就因为他是专在夜间行事。

他是一个职业杀手，似乎不分对象，总之雇主出得起钱，他就做。